

也是三部曲



一 廂 情 願

或許是天生智商平平，從小便是一個大而化之的人：鮮少發問、不多話、不惹事，做該做的事、讀該讀的書，煩惱不多、逐的夢也少。

小學五年級時，由於父親工作北調，加上父母堅持教育第一的原則，進了私校。從此私立初中、第一女中、國立大學、美加補習、赴美進修。沒有考慮，沒有猶疑，直通通地一路

向前。既是丁組，自然讀商，研究所畢業，順理成章的當地就業，取得綠卡。

我人生的第一個三分之一很順從的讓命運轉動的軌跡帶領，上蒼待我不薄：父母細心呵護，賜我快樂無憂的童年；師長啟發誘導，奠下我活到老、學到老，永不止息的求知慾；還有一起前進的友伴，以及老公材料的101男友。我未曾也無須向命運發問、挑戰，只是一廂情願的往前行。

赴美的第一個落腳地點是南加的聖塔莫尼加。第一週借住返台度假朋友的公寓，以便找居處。第一晚花了兩小時洗刷那單身漢的廁所（才能用）——自此知道往日無憂無慮的日子已成過往雲煙。一趟搭公車再轉車到中國城採購柴米油鹽，回程路上紙

異 鄉 情 緣

陸
羽
帆

陸
羽
帆

袋、塑膠袋、瓶瓶罐罐又抓又抱的狼狽景象，至今印象猶新。

上課時，眼睛望著教授寫在黑板上的圖字，心裡卻想著中山北路櫥窗內琳琅滿目的西式糕點。分組討論時，耳朵聽著隊友一來一往疾厲的英語，腦中響的卻是中華路上的車聲隆隆，對話轉為嗡嗡聲。



所幸有的是南加碧藍的天空，校園粉紫落花織成的樹蔭，周末海邊的浪聲伴和著吉他聲，還有清早擦身而過的陌生人滿臉笑意地道：「早安！」

就在沙拉、卡布吉諾和火鍋流轉的時空裡，我畢業、結婚、就業、生子，轉眼忽忽二十載。悠悠的鄉思雖未隨著時間淡去，對異鄉的人情文化卻也逐漸親近了解。這其中我發現西方的家庭觀念並非如我原來想像的淡薄，反倒是他們無法了解我們空中飛人、伴讀媽媽和小留學生種種分割家庭的選

擇。相對於臺灣花東的精緻秀麗，我從趟趟行旅目睹了美國東岸美得令人屏息的秋楓冬雪，優勝美地如新娘般嬌柔的水，大峽谷的峭壁岩石色澤變化彷彿如彩虹光譜，以及洛磯山脈壯麗的冰原景致……我悟到自己的渺小。學校義工的機會，讓我了解何謂啟發式教育。職場上就事論事，直言不諱的美式作風，讓我爽直的個性得以伸展。我感激這國家接納我、教育我，讓我工作、安家、培育下一代，還給了我許多寶貴的友誼。當年的異鄉，已不知不覺成為我的第二故鄉，我因她而喜，為她而憂。



圖：張清韻



意想不到的

北一女的三十重聚讓我霍然驚覺人生的第二個三分之一已經結束，該是展望我最後一個三分之一的時候了。十七歲的我跟著收音機哼唱 ABBA 樂團的 Mama Mia，有的是夢幻與青澀。數年前不畏隆冬，跑到紐約歌劇院觀賞 ABBA 歌曲搬上百老匯舞台，感到暢快的是 Dancing Queen 三人行的友誼。最近選擇坐在家中電視機前，看著由舞台劇轉拍的電影，又為奧斯卡影后梅莉史翠普的 The Winner Takes it All，對人生現實的無奈深感唏噓。當年攬鏡數青春痘及鼻頭粉刺，今日輪到女兒在我頭上翻找青絲。昔日忍痛踩竹板，以突破 160 公分身高為目標，現在則整裝待發，準備對抗骨質疏鬆。

去年年底，上海來的同事展現她的名錶，要我也伸出手來的時候，啞然之餘，才注意到對時尚名品的熱愛及追求，早已留在二十五年前那班越洋的華航航機之後。這一向身邊零星添加的飾物，只為應景罷了。我身在何處？情繫何物？

911 隔天清晨，我發現自己在淚水中醒來。即便是異邦人，也要為那些無辜的死傷者、無我的救護者動容，更何況是已在此築巢的我！坍塌瓦礫下泣埋的是無數精英煙滅的生命，以及自由世界領導國基本的磐石！數年後的今日，同性戀者可合法結為夫妻嗎？政府為保護生命而禁止墮胎是否剝奪墮胎者的權利呢？大小企業一股風的外移、找代工，這個國家的未來在那兒？

往日的冷漠已被緊緊的心取代。我心痛，那不關國籍所屬，而是不覺中已根生的情。

年幼時學拜佛的外婆擲筊，跟著母親捧著天主教的聖女像祈禱，也參加過大學的基督團契……隱隱約約知道有至高無上的造物主存在，至於是誰就模糊了。這景象過去十年漸漸開朗，今次已確定造我、救我者，心寬了，也執著了，如何表這情呢？遠走傳揚訊息吧。



多年前電話中催促著台灣的爸媽提早退休，好來美含飴弄孫。孩子上學後，爸媽雖可選擇來美享福，十年來一趟趟拖著沉沉的皮箱，他們仍然選擇無條件默默的付出。我或無能彩衣娛親，但此情不報，更待何時？

昨日的我背三民主義，只為應付聯考。年前在廣東中山縣，細覽紀念館中玻璃櫃裡國父的手稿，想著在盜版、仿冒、食物中毒事件頻傳，卻又能主辦奧運，屢創經濟奇蹟在共產主義下翻滾數十年的這條巨龍如何才能健康的成長，才能真正地揚眉吐氣？是靠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是三民主義吧！故居的小瓷枕伴著簡單的方

桌，改變億萬人命運的歷史人物是欣慰今日的改變，還是憂心未來發展？

聽到民歌「龍的傳人」仍讓我血脈賁張、熱淚盈眶。畢竟是同文同種，我的中國姓氏是鐵般的事實！

三次總統大選，我和昔日好友，近的見面，遠的上線，雖隔岸還是牽絆掛心彼岸紛擾的國事民生。我是美國公民，但我來自台灣！二十幾年的別離，那從未切割的情只是更濃！

父母情恩，煙波世事，

花未全開月未圓！

花未全開月未圓！

